

「天方夜譚」畫展觀後

漫畫是在抗戰宣傳工作上的貢獻很大。在最近兩年來，對於揭露政治黑暗，嘲諷敵僑民主與否，漫畫更顯其最大最奮鬥的努力。繪畫為藝術之冠冕，其形象最易於感動，而漫畫家最基本的任務就在於反映現實，表露感情。現實，組織了現實，而用活生生的形象表現出來。因此，漫畫成為教育人民，組織人民，鼓舞人民最有力的藝術或直接的藝術。在這點上，她給予戰時的感動，比一切文字應有的感動作品，來得更為直接而強烈。我們可以說，漫畫是思想鬥爭的很尖銳的武器，它是短兵，是匕首。

中國的現實以政治，中國的民主運動，給中國，中國的人民運動，給中國，許多優美的漫畫家，指示出一條很美的創作道路！

「現實主義的道路」——蕭軍、汪子美、高陞生、高馬得、丁聰、韓偉、張元、沈從明等等作家，張元是這條道上勇敢而卓越的前驅者，工作者，他們的戰戰兢兢，在民主運動上有着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現實生活更發展我們的現實主義畫面上，以及觀衆的熱烈的愛好與讚美上，我們肯定了這功績。

去年，子美與龍生兄曾有一次聯合的展出，漫畫家在抗戰宣傳工作上的貢獻很大。在最近兩年來，對於揭露政治黑暗，嘲諷敵僑民主與否，漫畫更顯其最大最奮鬥的努力。繪畫為藝術之冠冕，其形象最易於感動，而漫畫家最基本的任務就在於反映現實，表露感情。現實，組織了現實，而用活生生的形象表現出來。因此，漫畫成為教育人民，組織人民，鼓舞人民最有力的藝術或直接的藝術。在這點上，她給予戰時的感動，比一切文字應有的感動作品，來得更為直接而強烈。我們可以說，漫畫是思想鬥爭的很尖銳的武器，它是短兵，是匕首。

力量，表現這種力量。

對於子美兄創作的主張的方向，如前面所說：我認為是正確而健全的。但我處處在少數的作品中，還殘留着一些「構成」的「立體」的痕跡，圖案的「意味」太多。我只有是感，自然不是認同了。這對於「民是不熱忠也無益的哀訴」，而勇敢地丟掉它。跟着這哀訴而來的，就是灰色悲憤的浮華。就是只是在加強主觀的內容上才具有它積極存在的意義，感憤必須與內容，有機地感情相結合，它才算真正在圖案上的，

任務。它不能從內容了出來，從內容了出來，它就會成爲的浮華，不必要的而很浮了，噫嘻？

表現。爲了希望子美我們應該高呼受「民」的更勇敢地表現出的痛苦，我願友友方陣他提出這困難商榷

「天方夜譚」

在一個幻想的夜晚是血淋淋的，存在是血淋淋的，存在是血淋淋的，那過後我過熱的現實，看它，我愁痛，

怒！

★！「决解力武」★
陽 向

們的教養和，和革命官紳階級，無私與平等等等，凡是人民所憎恨痛惡的，都是人民所要求，渴望的諸多當前的現實問題，幾乎都在他底筆底下具體出來了。從此，我們才了解到作家生活的廣泛，和認識的深入，更能够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看這些問題，其作品之被廣大人民所愛好，而且會給他們很多的好益的教育和啟示，是無疑的。

子嬰兄對於盧民的生活，是很感念的，他底作品的題材，多半是落在這一方面，反映農村比較少的。我並不是說，不應該太多的反映市民的要求，而是說：在目前中國民主運動上，農村是一般洪大的力量，更應該細致這個

險的走去找馬路形勢，點點子。

來，貴一點就生腫脹。

「只有肉和雞了，那個魚是王大爺選了的有一條。」

「他要了，嚼嚼了，他不拿錢來了，到個拿錢我不拿錢嗎？他的錢又不是一大個銀！我不愛吃這些，魚快去煮來，配到弄個麵味，魚魚去弄。」

「陳順！魚是王大爺昨天就選了的，他惜才上只有兩元錢，今天的市上只有兩元錢，一兜價是實價。望諸君買到的，一定別的好不好？炒過了，肚花，肝片。」

「魚老子客話少說，快去煎魚！」

椿春和奈何不的拍多選了，幾刻，把魚炒過了，換到巴魯，菜盤，只得忍氣吞聲，杜上去，可是和順，杜上菜。

王大爺的客人，出魚，說不兩兩，而且今天馬路闊，某人，放手一點又萬，吃了又肥，唉！順想不想

人學得 牧！ 你奉我 人說我 和手邊 了的， 解勸似 了，他

「收都收了二回你拿也是一樣！」楊春和一聲說，一雙順手就把春蘭收走了。

「瞎老子時候還打來！」馬隊部一把抓過楊春和，趁勢就他一頓耳光。

「啊！打死人！」楊春和的女人叫起來了。

送場的人一窩蜂似的圍來看熱鬧，像有把戲一樣——是子，板壁上都站起是人。

馬隊部好不生氣，三脚兩步搶上去，抓住楊春

都換上自己最愛穿的衣服，並帶了家鄉的人一齊來參加校中第一次的遊藝會。

本中在國族問題的頭腦，最反對孩子們在學校來學演戲，唱戲的，這次是聽說日本鬼子被打倒了，國家從此就可太平了，肚丁不久也會回家了，因此他們特別破例，准許我們開遊藝會以表慶祝。

遊藝會在熱鬧的情緒下進行着，演到「歡迎哥摩利歸」的節目，一個女孩子正與高朵蕊的花台上大聲的叫：「告訴說，

「不死！死
了！……
種不識好
力解決！
說着，滿
不但是擲
，僧加入

本人……'突然下面
人來，有人已往桂外
全鋪成了一個十分繁
局面。因為建設基
而置了軍隊，現在正
們村子開來。……

正在不得閒空的時候
斷不再的鄉老數長走
我們很親切的對我
：『老爺，今晚請到我家
來了；長住在校中是
清靜的』。

他們已經想開而他個獨
外邊已經擺滿了好多
個黃色軍人，一個穿
像過長的軍官走到

功不受虧。咱村這事是你一力打開起
你出力最大，應該由誰主持會長
說上幾句話，可是自平輩就爭持不
下。」

「我好了，找好了」
嗎？」「過來吧，房子找到了。
嗎？」張大已到了。
「我好了，找好了」
脫離不分說的便往樓上
爬。

他們剛要進城的一間
一間推我們的房去，逼
着我們搬走，我們只得
無奈何的捧着行李踉蹌
納愁地走了。

到了娘家，我們搬到
隔壁的舊窖：

「先生，我們是同族，
只靠吃豬肉，姓姓老實
不好用的，先生！」
『那個管你們兒子回
家呢！』

聽了兩句話，唐鳳凰這才出來回到家中。
第二天就和唐家敗名舉了村里的五六

自古以來，以子孫
為重人所稱祖。對於身為
主幹的商業機構——財院
的人來說時常不按照平常
買賣講，看日戰、電影賺
錢比金子，亦不能停休也。

幾年來的封建統治治
於其一的功德，就外造
成了些特權分子。特權
分子處處都要佔先，享受
別人不可及的特種利益。
所以白晝自然也是他們的當
然權利之一。一般說起來如
這類特權分子來看有白晝，
祇好更藉階級接受恩惠，
恥辱的刺激，於是和特權
分子沾貼邊的人也來看白

如果我們是合理的，人家認為我們是合理的，我們也不出力之外，「鹿皮」了。

代郵

(一十七區選來記作者：羅繼、楊明、駱一、華生、文耳、高崇、谷、劉生、郊楚、王木路諸先生：)

諸君最近通訊處，以事稍換。

新聞總輯盤兄：諸示通訊處，以信。前次告訴我的，忽失掉了。一嘆。

康求、李中顯、王鶴、唐庚、向西銘先生諸址，以便復信。『富址』作者張先生亦請近地址。

陳松年

通訊

惨重的湘灾

湖南現況，據已報過「冷風」所稱的「巨患」的程度。據英的五十餘個份中，有一十一縣瀕臨絕境，並曾斷絕交通。據徐氏五月號報中所稱的數字，三百五十萬人，已將湖南全省淹沒了一整時候，增達至五百卅萬人。另據上海大公報七月二十六「長沙通訊」中報稱，現已接近五百卅萬人；同時，還說如果凍害發生的後果再繼續去，有突破此項數目的可能。

據記者最近在衡陽，衡陽為地所親見目睹，災民飢寒露出子孫像之外，還將時時在報章所能見的，慘絕等詞到所見情形。此衡陽一地而言，據方統計，飢民已拆屋為食，散出而賣情者，恐不止一數，以饑餓路旁，昏迷不下，下一對眼睜在轉瞬的，據記者有方公佈約五萬，衡陽的步行，一下午過橋的過河，略計一小時，不計大批的在車馬，不計大批的在車馬。

重，除部分由於敵寇南進，自然災害等條件外，主要的建基於下國民黨腐敗的官僚統治，人為的條件所造成。其一是內戰的災害。在幾年大烈之後，國民黨又積極大舉之，不著手準備，也不顧士兵傷亡，湖南人民經常要負擔卅萬日俘和六十餘萬軍隊的糧食。僅正江一地，軍的軍費就已百餘萬元，軍的軍費現在已百餘萬元，高抵。南縣面不滿百里

此外如做假造、吸煙、濫發物資等事，也累民發生，但是，最慘的，莫過於把救濟物資用作政工內具，而把賑民金奉作內，流弊無窮。湖南救濟分署族郭君長，到衡陽回來之後，感慨萬端，他說，在衡陽，向來黨、國、軍是鼎足而立，過去幾金部員略已大打出手，而此次生則打出手，政爭更甚烈。如果是黨員組成

災民

在國民黨高唱利己無人的政策下，湖南災民脫救救越嚴重，現在那些災民，弄到吃肉內的步。聯統會「經濟調查會」五元包，全是二萬千噸，經過國民黨黨員千噸，只有一萬二千噸，其餘一萬二千噸，被國民黨黨員三千噸。以後再救濟物資，救濟物資有到，但直到今日還得救濟的物資。今日本報之一北條館，滿未出照。就以救濟物資之一，說「一而十分之一」的數兒，而十分之一救濟物資，微乎其微，以救濟情形，的文德風爲例，災民月可領麵粉十二兩，依法領麵粉十二兩，依



第四回

維持會溫語要歡
唐鳳凰含恨喪生

上國說到，唐鳳凰才將二百塊白洋，一早跑到漢口去了。到半夜時，被捉去的兩個人被捆起來，一個面黃骨瘦，渾身是傷，各處遍體不傷於一，但頭上兩旁來聽其息心。只有半在漢口等等的看不見兒子回來，時不心焦，我回來的打問，都說，他們失事和他還沒脫身。直等到太陽落山，只見唐鳳凰一個人回來了，幸免被捉去問，唐鳳凰說：「皇軍說他老要抗拒的，不放回國，我求了半天也不獲事。」手裏要一聽這話，好，萬

把鋼刀扎下一撇，哭的死去活來，可憐五十多歲的老婦老婦，為兒子把牛也賣了，如今哭的人財兩盡。每天和十四歲的一個女孩，哭的淚人哭上，又落到梓林鄉家，商量成立維持會的事情。一見梓林鄉家說高興的說：『媽當家，今天皇軍可把你獎了個獎，讓你當咱村裡的維持會委員。』如今江山打下了，就讓你上任印把子吧！』梓林鄉聽了，心也十分高興，正要開口答應，忽而又想到：『自己出頭可作不得，萬一日本有個山左水低不來，那時可就麻煩日本了。』左來右去了半天，這才笑對唐鳳凰說：『媽！古人

老眼兒，昏迷也要，哈！反正你出籠，我給你拿些阿膠！」唐順風果然就說，但到底比梓林新少一個心，自己本來就領出頭頂而料風氣，當下就是脾睨睨粉了個出籠，馬上滿口應承：「小輩該送了梓林，不圖當權作勢，」心中想道：「看這鬼肥肉到不能吃了！」一月一百一，一千大錢，可能不吃了。唐順風獨吞了，總得有些錢的個人呀！」於是連忙到唐順風說：「你一個人在此過來，叫我兒兒往家裏看，我的忙罷！」唐順風聽了，忙忙說：「那可好哇！我還有這個心思。」梓林嘆，嘆氣，心中想：「就是新明，先知道了兒子幫助作事，就是將來斷了，兒子，罪過也不大。」於是也答應了。兩個人又說，家祠堂打掃的一點淨，門上掛起維持會的招牌，成立祀社，維持會這些人，每天就在一塊兒吃大牲，吃些雞鴨，二塊五錢，從此以後，敵人漢奸常常來往，不是掛個單，就是掛個牌，今天喫燒鴨，明天要牲口，那是一來，就得紙張燒酒、豬肉白飯待客。

四十年來國住家一個個戶，名叫第二則，叫做二則，是個老吃派，性子魯的，幾十年來，尖兩口有三錢的梅林姓，十五塊一兩，地，租了五石米糧，的，五塊出地，年年秋理一，共打了六石米糧，時敵人來燒，是個乾淨。窮的餓肚子也還沒有，就掛張過活。

五仙觀：請七仙
德興里三十九號一談
術民

羅生先生：請七星
崗德興里三十九號一談
力行

若提先生：舊收銅，
開義事已屆滿去，共鳴！
故不擬利用。

湯中金先生：
請各親名稱地址及
近況。

巴羅義興一羣老百姓：
來稿不擬利用，請示
地址，以便回復。

最少の日字也有十五人
湖南所有友區合計每天平
均餓死八百人，無保平
均兩日死一人。情形最好
的鄉村，至今尚有十二三
三的農田未下葬，農民越
不得已，紛紛將資本年秋
收谷，目下谷子八萬元一
担，被劫只能賣六七千元
一担。剝肉補瘡，其慘至
極。

人禍造成了
奇重災荒

長事讀青年團書記、縣黨
部書記、縣黨部會正副團
長等五人前來「請罪」，
其去所報的「請罪」：來回
旅費十五元，招待記者
十五元，捐助費三十萬
元，五天兩路費七十二萬
元，合計一百三十七萬元
。此項數目，並規定要災
民一週之內贖齊，「贖民
」——結果贖來了「災」
，除國民黨統治之下的國
家，舉世唯我這樣荒涼，
殘酷的事！

一般災民已讀救「救
濟」的味道了，記者們迴
並不存幻想，記者訪問過
好幾家災民，他們把我當
成了「販官」，甚至「代
表」，極沉淪的說：「你
們老說少雨開大風沙，留
下族災來救我們這一保，
不要推諉，我們這一保便
不會再有人死了！」這是
湖南三百五十萬災民的嚴
低要求，記者願照實轉
播與我國人。……

（六月廿九日）